

非典型成长

郑殿兴 ◎著

FEIDIANXING
CHENGZ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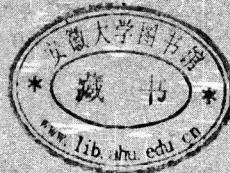
回乡务农青年、工农兵学员……共产党员、高中语文教员、机关公务员，诸多身份加之一身，非典型社会环境，政治、爱情的风雨考验，自然少不了迷信与盲从、讴歌与批判、疑惑与思考、执著与坚守、觉醒与抗争……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非典型成长

郑殿兴 ◎著

FEDIANXING
HENGZHANG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典型成长 / 郑殿兴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 10

ISBN 978 - 7 - 5059 - 7818 - 8

I. 非… II. 郑…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6476 号

书名	非典型成长
作者	郑殿兴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0)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胡笋
印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783 千字
印张	26.5
版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59 - 7818 - 8
定价	39.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acp.com>

作者微言

我的工作与业余生活,与宣传与笔耕总有些不解之缘。所以,在新闻、论文写作之外,亦有杂文、散文等文艺性的篇章断断续续见诸报端。诗歌、小说之类,也曾操弄过,终因自己的才疏学浅没能成气候。

退休了,赋闲了,创作小说的欲望亦愈加强烈起来。我的经历或阅历,使我能够对人生实践做出自己的判断——不敢说绝对正确,却一定会多有真情实感,少一些虚言造作。

我曾多次说过,搞宣传的人,在写作上该是“十八班兵器”样样来得。至今,我对此言也未怀过二意有过腻烦或逆反。所以,我就贸然拿起笔来,花了一年半的功夫,鼓捣出了这部所谓的长篇,填补了我的写作甚至人生上的一个空白。

人的成长,多会免不了时代的局限。小说主人公关明义的成长,自然不会例外。在成长过程中,他所面临的主要还是左倾专制环境。倘硬要刨一刨根儿,“在劫难逃”便是我的看法:一个不是典型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个封建历史长达几千年的老大帝国,经革命造反后再造的新政权(自然,革命无罪,夺权有理),很难一下子全新起来,把旧的东西彻底摆脱的。所以,上上下下、此此彼彼的封建主义霉菌,便会不胜枚举直至钻入人的脑髓。这些可怕的东西,在领袖与国民的头脑里一旦做起怪来,极易在漂亮的口号下,在革命的惯性中,屡屡弄出些左倾或者什么倾的社会动荡社会悲剧来。

这,是这种社会环境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代价——中国与苏俄革命的历史与变化,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

如此的社会环境,能说是典型(典型!)的社会主义环境吗?

但在我看来,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环境,仅是关明义非典型成长的

缘由之一。之二呢，就是与此相联系，党内有些人对这种成长的成见或偏见：在事实上（不是在有时候有的理论上），他的这种成长，很难是典型的主流意识所喜欢所认可的那种（譬如他的“不成熟”、“不随俗”）成长。所以，他的被冷落被晾在一边终未成了张志新，无疑是这类成长的最好归宿了。

这样写人的成长，不仅题材有点儿新，而且内涵也会有点儿深。此言，尽管露出了点儿大言不惭的味儿，但我却后悔。很久以来，对“文革”造反派的描写，多是人们深恶痛绝的打砸抢恶行，但这并非是这些人的全部——比较理性比较注意政策、策略确有一定内涵的关明义，实际生活中不乏其人，他们与蒯大富与陈阿大之流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近百万的工农兵学员身上，难免会有那个时代的印痕。但他们也决非都是“白卷英雄”，各种各样的佼佼者大有人在——不仅当年的“四·五”怒涛里有他们的身影，就是当今的科技尖端人才直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队列里，都不曾缺了“大普学历”呢。

对改革开放大潮，关明义唱的主要是赞歌，但他的清醒与理智，令他决不只唱那种“就是好，就是好”之类！对改革之误对官场的丑陋，同样是深恶痛绝——即便个人“无力回天”，也力求自己做到洁身自好……

关明义，不是“高大全”也不可能“高大全”，更不会无懈可击。他胸怀正义，却并不时时去“赤膊上阵”，有时也不得不在政治上搞一点儿“违心”；他坚守婚恋的道德底线，却没能挡住红颜知己的“借种”欲求，有了那么一段儿异态情感……

唯有“这一个”，才是关明义啊。

世有非典型性肺炎，便会有非典型成长——这，也算是合乎逻辑的一个说法吧？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一章	鹤立鸡群	3
第二章	弃“官”从文	16
第三章	运交华盖	28
第四章	波诡云谲	41
第五章	惨遭暗算	55
第六章	蓄势待发	68
第七章	首战告捷	82
第八章	阻力重重	94
第九章	目标各异	108
第十章	不速之客	121
第十一章	合纵连横	134
第十二章	波澜又起	148
第十三章	远离武斗	162
第十四章	联合之路	176
第十五章	喜忧参半	189
第十六章	唇枪舌剑	203
第十七章	蓦然回首	216
第十八章	声名大噪	229
第十九章	始见亮色	241
第二十章	梦圆时节	254

第二部 269

第二十一章	崭露头角	271
第二十二章	目不暇接	287
第二十三章	推上一线	301
第二十四章	效力桑梓	314
第二十五章	意外收获	327
第二十六章	考验多多	341
第二十七章	保持距离	354
第二十八章	偷尝禁果	367
第二十九章	五味杂陈	381
第三十章	世事难料	395
第三十一章	祸从天降	410
第三十二章	胜似夫妻	425
第三十三章	军旅生涯	437
第三十四章	风云再起	452
第三十五章	巨星陨落	465
第三十六章	校园晨曲	480
第三十七章	“四·五”怒涛	494
第三十八章	有惊无险	509
第三十九章	也是考验	523
第四十章	精彩一幕	538

第三部 553

第四十一章	顺与不顺	555
第四十二章	去意渐生	570
第四十三章	脱颖而出	584
第四十四章	扑朔迷离	599
第四十五章	苦其心志	613

第四十六章	波澜不惊	627
第四十七章	好事多磨	642
第四十八章	马不停蹄	657
第四十九章	取经沧州	670
第五十 章	本末之思	684
第五十一章	浊流频现	699
第五十二章	洁身自好	713
第五十三章	恕我直言	727
第五十四章	异态情感	742
第五十五章	暗礁险滩	757
第五十六章	非常时期	771
第五十七章	心绪难宁	783
第五十八章	留侯留名	789
第五十九章	纵横司法	804
第六十 章	天降大任	819
尾 声		833

第一部分

DIYIBU

第一章 鹤立鸡群

关明义初中毕业一回乡，给人的感觉是旱香瓜——另个味儿。

“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在中考前的动员大会上，郭校长慷慨激昂喊出的这个口号，似乎仍在他耳边回响呢。

可眼下，一九六四年的盛夏，十八岁的关明义和以往众多的同学们一样，只剩下回乡务农这一手了——一个农家子弟的继续深造梦破灭了，不回乡务农去，又能干什么？还能干什么！

关明义的家乡，叫三家庄。

顾名思义，三家庄，自然是以三个家族为主形成的村庄——三个家族，便是艾家、游家和关家。

倘对村子的由来追根溯源，就得从明朝的移民说起了。六百年前，这三家的老祖宗是从山西洪洞县的老槐树底下，挑挑儿过来的。一路的日晒雨淋，一路的忍饥挨饿，总算没倒卧在荒野上，不易呀！

如今，三家庄已成了一千六百多口人、五个生产队的大村子。关明义所在的二队，关姓就有二百多口子。

对回乡务农，关明义不像有些人那样的悲观——慨叹自己这辈子只能做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夫。我是谁？我是关明义，天生我材必有用！深造的梦破灭了，作家梦却随之而来。

这个梦，尽管还不很清晰，是写小说还是写诗歌、散文、杂文？是搞文学批评还是研究文艺理论？都不管它了，反正致力于写作，关明义是铁定了心的：不很识字的高玉宝，都出版了《高玉宝》；小学毕业的浩然，竟也能写出长篇《艳阳天》；就是残疾人奥斯特洛夫斯基，也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闻名于世了……我，一名正格的初中毕业生，又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这是雄心，是壮志——决非狂妄，谁又能说是狂妄？

在北柳中学，关明义的数理化的确一般化了些。但作文，却是

位顶尖儿高手：语文老师常拿他的作文当范文；《少年文艺》都曾发表过他写的散文呢。

初三的上半学期，关明义觉得老是写记叙文没意思，便试着写议论文——《目中无“己”》，便是他的第一篇习作。

他本没有给语文老师翟秀珠看的意思，但在他上课时偷偷写作的时候，无意中被老师发现了——她不仅没有批评他，还肯定、表扬了他；在后来的语文课上，还把这篇习作当成范文来推介。

目中无人，是许多人都知晓的语句，但目中无“己”，许多人可能就不知道了。

翟秀珠老师的当堂朗读，关明义记得清清楚楚——那样的投入，那样的用情，只有在朗读鲁迅的《“友邦惊诧”论》时，才会有。

古代的一则故事里记述了这样一位母亲——她的不孝子背起她要将她遗弃到深山老林时，她所想所担心的，竟是儿子迷路回不了家怎么办，于是，便为他偷偷地做着回家的路标……这是什么，这就是典型的目中无“己”。

“同学们，这个目中无‘己’，却不是唯一的目中无‘己’，关明义同学接着便把论述引申了一步。”翟秀珠老师停顿了一下，接着读道：

如果说，为母的这种目中无“己”令人还有几分可怜几分同情的话，那么，贾桂的不敢坐，阿Q的不敢争，在权贵、强者面前的猥琐、失语，至大搞一点儿“精神胜利法”式的目中无“己”，那就只剩下可悲、可叹了……

读完了，翟老师特意又重读了一遍结尾：

为母的目中无“己”，还是可怜的慈母形象，为官的目中无“己”，就只剩下可憎的奴才相了。

“同学们，关明义同学的这篇议论文，不，这篇杂文是何等犀利呀，鲁迅杂文的味道很浓……”

翟老师的肯定话语，让同学们齐刷刷把目光集中到了关明义身上——这一下，关明义低着头坐在那儿，吭哧憋嘟地不知说什么好了。

“翟老师，您别，别夸了……”

就在这时候，同学们的掌声响了起来——哗哗的，哗哗的。

不知所措的关明义，慌忙站起身，四下里鞠躬致谢。

同学们笑了，他也笑了。不久，他把这篇习作投给了《中国青年报》副刊，没过十天就刊用了，还得了八块钱稿费。

把钱取回来，关明义没藏着掖着，拿出一半多给同学们买了糖果，少一半儿给翟老师买了个笔筒——他感谢她的教书育人。

由此，关明义的作家名声便不翼而飞了。

从那时起，关明义的作家梦就有了一回乡务农之后，这个梦是越加的强烈了。

这个梦，不像个黄粱梦哎。

关明义很是低调，将这个梦一直深藏内心。但是，无论怎样的低调和深藏，实现这个梦总是要有所作为的——所以他的举动，就让习以为常的人觉得不寻常了。

七月的农田里，耪地的人如同置身于蒸笼，热的没处躲没处藏。好不容易熬到歇歇儿，老少爷们儿们赶紧躲到阴凉处说笑逗闷子去了。可关明义，却闷在一边读起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直到队长高喊“干活了，干活了”，才懒懒地站起身。

晚饭后，人家约他下棋、打扑克，他是又摇头又摆手，躲进自己的小屋抱着这本书继续啃，还勾画了了，在小本子上不断地记着什么。

小学特别是初中时，他就喜欢读一些文学书籍——蔡仪的《文学概论》，老舍的《创作谈》，他都曾借来读过，且很会带着问题去活学活用，在自己的作文实践中去体验、去提高。

读中国史及世界史，关明义更是兴味盎然。

他佩服虚心纳谏的唐太宗，也有些佩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然而更喜欢的，还是晋代的嵇康、唐代的杜甫、清代的郑板桥，他们的文学天才，他们的蔑视权贵，他们的民间情怀，给他留下了极好印象，打下了极深烙印。

在世界史尤其是近代史上，他情有独钟的，是巴黎公社起义后诞生的《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让思想冲破牢笼……”比照这首歌透出的现代革命信息，使他对自己

的爷爷参加义和团造反的失败原因，便多了些大彻大悟。

关明义明白，文史哲不分家，而哲学思维，更会使人聪明百倍。

过去因为时间紧，他对哲学的光顾太少，不成体系。现在有了功夫，他就要恶补哲学了。利用白天上工歇歇时间读，那是见缝插针。到了晚上，才是他加班开夜车的最佳时段。

从此，矛盾的普遍存在，事物的无限可分，量变引起质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系列哲学术语，他不再感觉陌生、晦涩了——哲学与现实生活与提炼生活的联系，密切的很啊！

从干部和群众不很和谐的现实关系中，他已真切地感觉到矛盾存在的普遍性。所以，越学就越加感到有滋味儿，几乎每晚都要读三四个钟头。

他太忘情，太投入了，每每这个时候，小屋里的蚊子便过上了天堂般的日子：哼着小曲儿，围在他身边盘旋飞舞，时不时地就偷袭他一下，吃饱喝足后，才艰难地扇着翅膀拖着那装满鲜血的大肚子，躲到黑暗的角落里，美滋滋地去歇息消食儿。

福兮祸所伏，一只蚊子或许是吃惯了嘴儿，嗡嗡嗡地飞过来，落在了他的左手臂上，一口就叮出血来了。

关明义终于觉察到了，心说你这个吸血鬼，也该倒一回霉了，想到了动作也到了——右手掌啪地一下儿拍了过去，立刻它就血肉模糊没了小命儿。

“这可别怪我啊，你忒贪婪了——这些日子你吸了我多少血呀，还有你的后代呢，也没少叮了我哎，我也该跟你算算总账，让你以命抵偿一回了。”

关明义念念有词，连这份蚊子的死刑宣判书都很文学了。

关明义对文学的这份执著，显得太不合群儿了，犹如鸡群里出了仙鹤，羊群里出了骆驼——二队的老少爷儿们，很有点儿搞不懂了。

在傍晚收工回家的路上，实在忍不住的关然，习惯性地捋了捋胡子，当众向关明义发问了：“明义，都抡大锄耪大地的了，还老抱那个书本呀？”

关明义的脸庞、身条，英俊、清秀而洒脱，甚至可以说，一点儿也

不比电影明星王心刚差——在农田里虽已摔打了一个多月，晒黑了许多，但他眉宇间透出的逼人英气，依然未减半分。

他朝关然笑了笑，回答的也是客气而明快：“三大爷，我还抱书本呀，就是喜欢呗，如同——”

“如同什么？”

“如同有人喜欢打牌、喜欢聊天。”

这些天，关明义没少面对那些打量的眼神，因而也就早早备下了释疑的台词——但内心的台词，却是这样的：这可是打基础哎——夯实理论基础，搞文学搞创作才会有根基有后劲儿。

有人，却要显得独具慧眼。人称“二先生”的——一九六一年下放回家的小学教师关月，对关明义毕业后的不俗表现，早已看在眼里思在心头了。听了这样的回答，接着说话了：“明义，怕是言不由衷吧？‘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关明义朝“二先生”笑笑，不争辩也不解释，不待其背完这段经典，一边说着“对不起，我还有事呢”，一边就自顾自地大步走了。

还有事呢？有啥事啊？

就是读书呗！

关明义给自己定下了任务，今晚务必把《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五章读完，还得要复习总结一下，他没工夫为这个答疑浪费时间。

没工夫为这个浪费时间，却有心气去为别人的事打抱不平。

提起这个打抱不平事，就不能不说说“关铁嘴”了。

“关铁嘴”，是关明礼的绰号。这个人，身板儿精瘦、精瘦，说是瘦肉型吧，其实瘦肉也没几两——上秤约约连皮儿也不够百斤，似乎风儿一吹都能把他吹倒喽。

“你就是把他扔到料囤里，也不会上膘。”关然的这句话，不雅可确是实情，天生的嘛。

他的家境，早先还不错，可架不住他父亲抽大烟，临解放时败落了。由此，却因祸得福，土改时划了个下中农。

形象不佳，加之贫穷，娶媳妇成了一大难题。但他的两片子嘴

打小儿就能说会道,只要自己合适,把西山的煤说成白的,他都敢咬定钢牙不松口——由此,便得了个“关铁嘴”外号。

他不计较称他“关铁嘴”,内心深处,甚至还有点儿洋洋自得呢:“铁嘴”?这是本事,你们还不配呢!久之,大号反倒被人有些遗忘了。

土改那时候,凭着这下中农成分和两片子嘴,他当上了村里的粮秣委员,又是分地又是娶媳妇。只不过,媳妇是当村的一个年轻寡妇,有个三岁的女孩儿。有人说,他看上了她的姿色,自然是不假。但要说,她是被他那两片子嘴忽悠晕了才嫁他,那就假了,至少一多半是假了。那个女人图的是现得利——那时候,“关铁嘴”借职务之便,没少往她家鼓捣粮食等物品。也正因此,他的粮秣委员没当到头儿,干了一年多点儿就给撸了。

这之后,他和那位寡妇生有二女,十年头上,那媳妇竟然得暴病死了。

“关铁嘴”想再续妻室,难了。时间一长,色欲难耐的他竟打起了继女的主意——诱之小恩小惠,加上他铁嘴的甜言蜜语,没过俩月竟如了愿。

没想到的是,尽管加了十二分的小心,继女还是有身孕了。

纸里包不住火,闺女的姥姥家发现了,小舅子拿刀要跟他拼命,他只好破财免灾,花光喽所有积蓄——给对方二百块钱;给继女打了胎,才了的。

这丑闻,村里人知道的极少——闺女的姥姥家嫌寒碜,更是为外孙女的未来着想,压根儿就没敢嚷嚷这事儿。

这件事,让“关铁嘴”元气大伤,整天介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就跟到了世界末日一样。

万幸的是,他的二闺女长得俊,被村支书游之桦的二小子看上了,很快就嫁到了游家。这一回,“关铁嘴”算是鲤鱼跳了龙门:先是当上了队里的记工员,继而又干上了政治队长(记工员仍兼着);更令他欣喜的是,竟然又娶了媳妇田家萍——虽说那女人四十多岁了,黑了点儿丑了点儿,可仍是黄花大闺女呢!

“关铁嘴”美得都不知道咋好了,整天价骑个破自行车瞎串游,

不干什么活儿，工分却不少记——更可恶的，是利用职权欺负人，专爱欺负外姓中的弱势。

二队姓赵的，只是赵松泊一户，显得势单力薄。“关铁嘴”呢，就爱捡这样的软柿子捏，就爱给他们家下拌儿。

赵松泊胆小怕事，多是忍了躲了，可越是这样，“关铁嘴”也就越爱欺负他。

“见着屁人拢不着火，唉！”这一天，正给玉米追化肥的赵松泊，前边拿个铁锨戳坑，低着头小声自言自语，有时，还用手背在眼边上抹抹，不知是擦汗呢还是擦泪。

他的搭档，后边端个化肥盆儿朝坑里点化肥的关明义，隐隐约约听到了，便问：“赵哥，有人难为你欺负你啦？”

“没，没什么。”赵松泊怕惹事，想遮掩过去。

关明义不信，又说道：“有人欺负你了？肯定的。”

“唉，没法子，谁让咱在队里是小门矬户啊。”

“什么小门矬户？都是人，是人就该平等——谁天生是挨欺负的？”

“唉，人家攥着印把子，上哪找说理的地儿去呀。”

“赵哥，矛盾的转化是有条件的——等，等不来；躲，躲不开，唯有斗争，或者说主要靠斗争，矛盾才能转化。”关明义很想用学到的哲学知识，给赵松泊哲一哲，但他看赵松泊瞪着俩眼如同在听天书，便立刻转用平民语言说话了，“软的欺负硬的怕，有人就这个德性，你越怕他，他越是来劲儿，这个理儿——”

“兄弟，这个理儿我懂，是他这些年给我穿小鞋儿穿怕了，再说——”

“也怕给我带来麻烦？你也甭躲躲闪闪绕来绕去的啦，是不是‘关铁嘴’？”

一听这个名儿，吓得赵松泊赶紧朝四下里紧踅摸，见人们离他们还远，便把嘴凑到关明义的耳边，道出了实情：赵松泊的老婆大前天明明出了早工，没给记工分；“关铁嘴”的老婆大前天明明回了娘家，没出早工却给记了工分。

为这，赵松泊找过“关铁嘴”，可他老说查查，查查，就是不给个